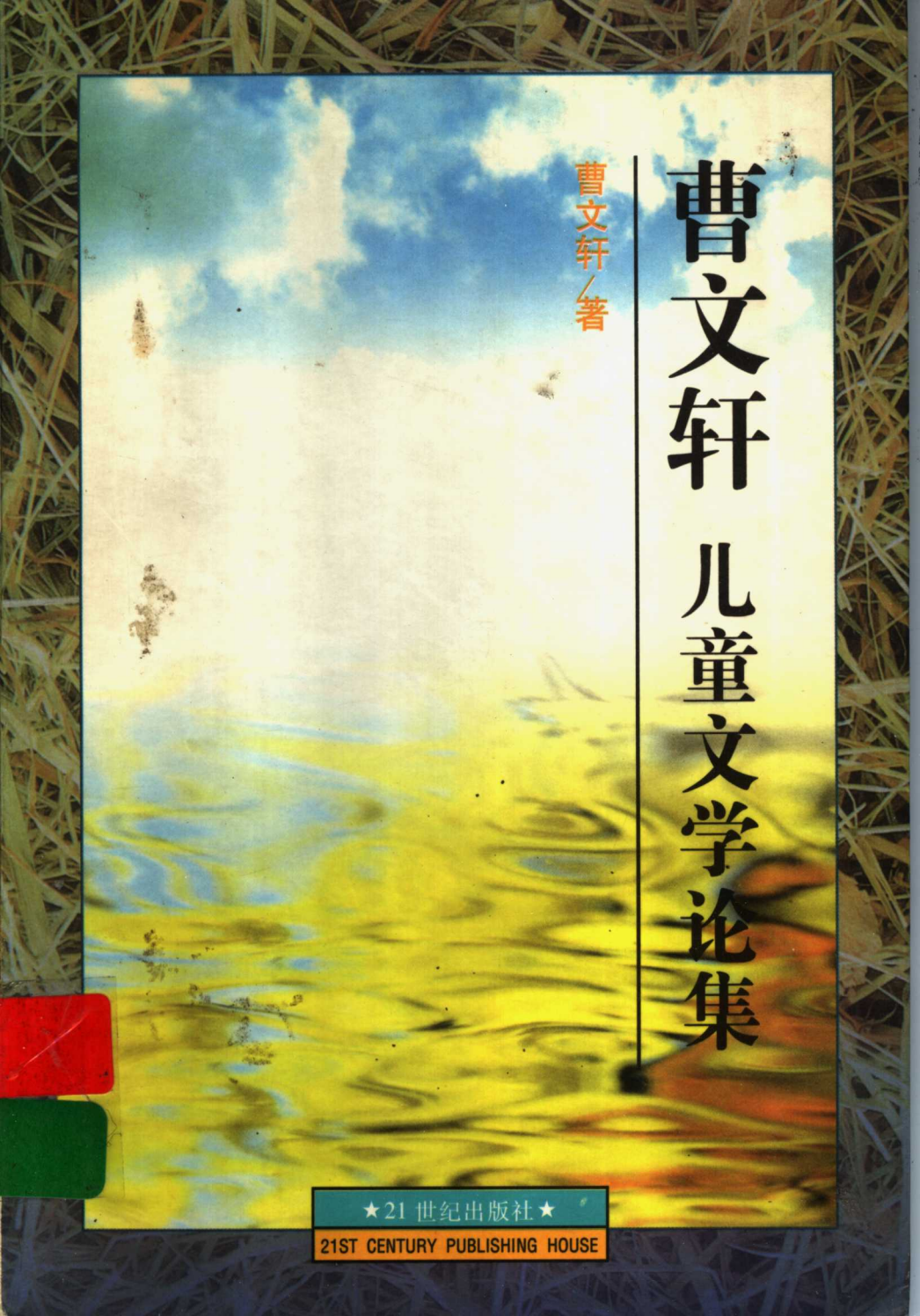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rectangular area with a painting of a landscape. The painting shows a bright, hazy sky with soft clouds in shades of blue and white, transitioning into a body of water or a field with vibrant yellow and orange ripples. The entire cover is framed by a wide border made of dried, golden-brown straw or reed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traw border, there are two overlapping rectangular blocks of color, one red and one green. The title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black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entral painting area.

曹文轩 儿童文学论集

曹文轩 / 著

★ 21 世纪出版社 ★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

曹文轩/著

21 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曹文轩

—江西南昌:21世纪出版社,1998.1.

ISBN 7-5391-1264-6

I. 曹……

II. 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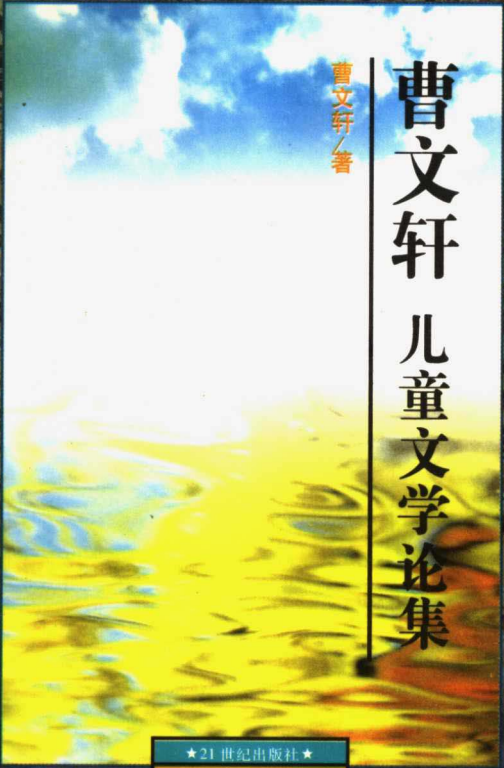
III. ①儿童文学,②论集,③

IV. I·0

书 名: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
作 者:曹文轩
出版 版:21世纪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17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宜春资料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15万
版 次: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391-1264-6/I·320
印 数:1—3 000
定 价:9.50元

邮政编码:330002

(21世纪牌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曹文轩 儿童文学论集

曹文轩 / 著

★ 21 世纪出版社 ★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 关于本书 ▶

● 这些文字是作者近十多年来为中国儿童文学奔走而留下的深刻印记，它们曾以鲜明的观点、简洁而有力的表达方式，强烈地震动过沉闷的中国儿童文学界。激情与理性并存，文采与学理互助，其中许多文本，曾在中国儿童文学界被广泛注意。它们是二十世纪末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所不能忽略的文字。许多独见，至今仍还充满生命力。它们直接或间接地诉说着二十世纪末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



● **曹文轩**, 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 在此务农20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暮色笼罩下的祠堂》、《红葫芦》、《蔷薇谷》、《少年》、《山羊不吃天堂草》、《埋在雪下的小屋》、《追随永恒》等。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思维论》、《面对微妙》等。有作品翻译为英、法、日等文字。获学术奖、文学奖二十余种。其中, 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获第三届宋庆龄文学奖金奖、短篇小说集《红葫芦》获《中国时报》一九九四年度十大优秀读物奖。

序

曹文轩

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我几乎没有作过贡献。至今，我也未能抽出一段时间来好好地写一本书。尽管我自己认为，我还是有能力在这方面显示一下的。然而，心思却在创作上，在一般的文学理论上，竟匀不出力量来为这块天地，写一些系统性、建设性的文字。这使我常常惴惴不安。想到曾允诺一些出版社写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书，但到现在也未能兑现，更觉过意不去。儿童文学界给予我的，比我给予儿童文学界的多得多。我常有白拿了人家的东西而厚着脸皮走在人面前时的那种愧疚感。还能使我感到有所安慰的是，我毕竟为它写了许多作品。另外，我和朋友们都清楚，这些年来，我确实不停地为它摇旗呐喊过。许多口号和观念，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很不新鲜，甚至可能令人生疑，然而，我心里明白，在当时，它们是颇为“先锋”的。整理这部书稿时，我发现，其中不少篇什竟是我在一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儿童文学方面的大会上的发言。它们不是一般的发在报刊上的文章，却是一些集会上的演说。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儿童文学的理论家，而仅仅是个弄潮者。我透过我的文字，似乎看到了我的形象：我坐在台上，旁若无人，慷慨陈词，情绪激昂，用一些显得有点偏颇的言辞，理直气壮

地向人们诉说着，一副少年得志的样子。这个形象并不高雅。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对世界、对人性、对一切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我有时觉得我当时的形象一定是很滑稽可笑的。如果放在今天，我也许就不会去作那样的发言了，或者也许就不会采取那样的言语、那样的口气、那样的表达观点的方式去发言了。然而，我并不后悔。我为我的幼稚，为我的直率和勇气，甚至为我的偏激与鲁莽而感到欣慰。过去无悔。

对于这些零碎的、长短不一的篇什，我早有要将它们收拢在一起的念头。其心情很有点像一个寒伧的贫者，为了得到一丝心灵的慰藉，愿意将自己所有的财富，都聚拢在一起，以作贪婪的欣赏。于是，在 21 世纪出版社慷慨答允出这本集子的时候，我将它们一一找了出来（还是丢失了一些）。我没有对它们做任何润色。我觉得粗糙，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这本集子，也许会成为我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起点，也许是一个终点。

1995 年秋于北大中关园

目 录

序

回归艺术的正道	(1)
觉醒、嬗变、困惑：儿童文学	(4)
1959 年以后的中国儿童文学	(23)
我和中国的儿童小说	(32)
在平静中走向自己	(44)
儿童小说的兴盛	(53)
生活无处不在	(60)
归纳思维的效应	(76)
对战争的叙述与重新叙述	(83)
荒谬的历史	(87)
曹文轩如是说	(96)
写童书养精神	(113)

附

“曹文轩的少年小说写作演讲·座谈会”

记录	(131)
女性与理性	(142)
现代化情景中的文学	(146)
荒漠的回响	(149)
情·美·力	(156)

目 录

“芝麻芝麻开门吧!”	(158)
还给孩子雕刻刀	(165)
人道·意境·氛围	(169)
经验与想象	(174)
回到神话	(178)
无法拒绝生活	(181)
李潼小说印象	(185)
静观现实	(190)
纯朴的价值	(195)
美的永恒	(199)
论主题	(202)
论谐趣	(205)
多一点浪漫主义	(208)
谈谈感觉	(210)
童年与文学	(213)
儿童文学的特点	(218)

附

曹文轩写作年表	(222)
---------	-------

回归艺术的正道*

“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是从新时期洋洋大观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作品的汇集。它们从各个侧面反映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新动机和新趋势。人们可以从这些作品的深部，获悉从痛苦中崛起的儿童文学所热烈追求的新的艺术价值体系。

“新潮”不具有迎合时髦之含义。所谓“新潮”，只是指文学要从艺术的歧路回归艺术的正道。“新潮”也不具有年龄的含义，我们只按艺术的标准进行选择，年龄概念在这里没有意义。

我们赞成文学要有爱的意识。

事实：所有能在文学艺术史上永垂不朽的艺术家，他们的目光无一不聚焦于人和人类的命运之上。尽管他们分别以爱和恨的不同形式出现，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爱。他们高度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伟大的爱之心。在沉闷萧森、枯竭衰退的世纪里，他们曾是感情焦渴的人类的庇荫和走出情感荒漠的北斗。对于被忧患所缠的人类来讲，爱之美，是最伟大、最崇高的美。

* 该文为“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总序

随着现代生活的逼近,人类生活的硬部(物质)变得越来越发达。这时,人类社会的软部(情感)则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薄弱——而它却又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所必须的。因此,人类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对软部的渴求则会变得愈来愈强烈。文学是激烈的人生搏斗后,人所需要的宁静的情感的港湾。文学是人在与世界粗糙的磨擦后所需要的湿润的情感的绿阴。文学应当进一步地承担这种硬部和软部失去平衡时的调节职能。它要在自己的旗帜上更清晰、更深刻地写着:爱。

儿童文学当仁不让。它肩负着创造一个充满爱的未来世界的天职。

我们推崇遵循文学内部规律的真正艺术品。

过去,我们的文学常受庸俗政治学的摆布,而不能受自身内驱力的驱使。它长时间在艺术的外围徘徊。它有时甚至歪曲生活图景,起了扭曲儿童心理以致使其心理畸变、精神弱化的作用。它失却了自己的本质。进入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作家们同心协力,终于冲决了拘囿艺术的庸俗政治学的栅栏,使文学这匹桀骜不驯的野马冲上了广阔无垠的艺术原野。

丛书不选那些为解决某一个具体的、时期性的问题而制作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工作性作品,不选那些仅仅以触动敏感的政治神经引起反响而在艺术上却很粗糙、很简陋的爆炸性作品(尽管我们有时也需要一些这样的作品)。对那既与时代潮流合拍,又自觉地接受艺术规律制约的作品,我们当然表示格外的青睐。

我们尊重艺术个性。

“总不能希望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同样的香气,最丰富的东西、精神,为什么要嵌在一个模子里!”(马克思)文学不能按一

个规格的模式统一铸造。它的生命正在于无数个性的相互对立。豪放也好，婉约也好，以人物取胜也好，以意境取胜也好，以精神蕴藏量的丰富取胜也好，以文体的优雅高贵取胜也好，只要是艺术品，就都同样有生存的权利。“人各一性，不可强人以同于己，不可强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清〕焦循曾）艺术个性是否得到承认和发展，是衡量文学是昌荣还是衰朽的标志。个性的消亡，是文学的莫大的悲剧。

我们赞同文学变法。

进入 80 年代以后，中国的儿童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它推开和摒弃了过去的许多观念，而向新的观念伸开拥抱的双臂。这是一种深刻的嬗变。老一代在进行伟大的自我超越，坚强地从自己身上跨越过去。新一代带着压抑不住的开创精神，发出沉重而响亮的足音进军文坛。新与旧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刻印。文学在变法。

文学变法一是因为它内部的渴求生命的力量所驱使，二是因为中国的生活几乎是发生了突变。文学的表现对象、欣赏对象有了新的精神和新的审美趣味。变法，是顺应世运、顺应生活的大潮。

我们既看重水平接受，又看重垂直接受，既看重当时价值，又看重久远价值。而要使作品能够水平接受和垂直接受兼而有之，我们以为是绝不可缺少以上所言的那些文学精神的。

好作品甚多，但因丛书在量上无法容纳，我们只能采之一粟以观沧海。儿童文学界的同仁们自然会体谅的。

1987 年秋写于庐山

觉醒、嬗变、困惑：儿童文学

中国的历史处在变更时期。

整个世界在旋转，我们的生活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的意识在增长，旧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和扬弃。80年代的中国，在勇敢地审查、沉思和反叛自己的过去，毅然决然地在争取和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也像怒涛一样在冲决束缚、拘囿、再也无法容纳新精神的古老崖岸，朝着更广阔的河床奔泻。对过去不满足或不满意，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根据生活的需要，历史的变迁，在艰难地调整，在痛苦地抉择，在奋力地打碎一系列落后的、惰性的、甚至是有害的旧观念，而不顾一切地伸开双臂去迎接先进的、活跃的、有益的新观念。

在这一总的大趋势下，儿童文学也在更新自己的观念，并且是大幅度的。它在觉醒、嬗变，生成许多新的精神，又陷进新的困惑。

中国作家肩负着塑造中华民族的崭新性格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如果对这句话没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讲,这方面的责任则尤其重大。道理很简单,作为这个民族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已都无太大的可塑性。而新生代可塑性却很大。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这一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

中华民族当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们应当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它历史悠久,为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它具有聪明、勤劳、朴实、勇敢和坚韧诸种美德。中华民族无愧于人类。作为炎黄子孙,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有一种民族优越感。

但,说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个民族就尽善尽美。更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对我们这个民族在性格上的明显缺陷视而不见。任何民族都负有不断改造、革新进步的历史重任。像世界需要前进一样,民族也需要前进。

事实上,在我们民族优秀的那一面,却沉淀着巨大历史的惰性力。古老是她光彩和荣耀,而同时又是她需要忍痛割爱的弱点和缺陷。对此,鲁迅进行了很多的剖析:

“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怯弱,懒惰,而又巧滑。”^①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是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

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②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③

他说，中国人少敢为最先和“不耻最后”的精神。“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④

他认为中国人民缺乏开拓和进取心。他始终认为，在忍受痛苦方面所显示的勇敢程度不应当超过摆脱痛苦、开创新世界的勇敢程度。

反对保守、盲从、愚昧、奴性、中庸、听天由命、自欺欺人、阿 Q 精神胜利法、狭隘、无以复加的忍耐等苟活心理，构成了鲁迅小说和杂文一个重大的主题。这一主题像一条线贯串于他全部的艺术生涯。他一边在歌颂中国的“脊梁”，一边毫不留情地指出历史残留在她性格中的劣根性。对此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⑤。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建议大家去读一读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所著的《中国人气质》（也翻译成《支那人气质》）这本书：“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中国人。”^⑥

关于鲁迅对我们民族昔日的论述，而今当然不能简单、生硬地照搬过来，加以我们民族的今天。作为整个民族的灵魂，它毕竟还是强悍的。一部悲壮的现代革命史已经证实这一点。

但,作为基因的一部分,一些性格上的弱点则一同被带进了社会主义大门,痕迹犹存。我们是一个同时背负着历史的光荣和历史的负担的民族。这是一辆同时装着人类丰富文化遗产和历史惰性沉淀物的沉重马车。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给它的前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它要比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艰巨得多。

儿童文学作家在承认了我们的民族性格确实有待于发展和完善这一事实以后,对我们过去的儿童教育中的观点以及儿童文学的一系列主题倾向作了重新审核,发现有许多精神与发展和完善民族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抨击了过去的顺从观念、老实观念、单纯观念,写了许多尊重孩子个性,承认他们具有独立人格的文学作品。

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高度,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蕴涵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强度力度的作品。也只有站在这个高度,它才会更好地表现善良、富有同情心、质朴、温良等民族性格的丰富性。一位国外思想家这样说:统治这个世界的17世纪是西班牙,18世纪是法国,19世纪是英美,20世纪上半期是美国,下半期是苏联。如果中国人活得有点志气,21世纪将属于中国。而那时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就是今天正在阅读和将要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成千上万的男孩和女孩。

“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这是过去的儿童文学所没有的意识。我们从《我要我的雕刻刀》(刘健屏)、《新星女队一号》(庄之明)、《蓝军越过防线》(李建树)等作品中看到了这种意识的渗透。

二

儿童文学只能是文学。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无需重申的，更不需争论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愿或不敢正视这一问题，严重地忽略和冷淡了它的文学的基本属性，而生产出不少的标着“儿童文学”字样而实非文学的平庸之作。这些冠以文学的作品，没有为我们创造多高的文学价值。

文学当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斥了这一作用，文学是不完善的。但，我们过去把教育作用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将教育性提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甚至将教育性看成是儿童文学的唯一属性。而过去的所谓教育，和政治又是同义语，教育即政治说教。

对儿童文学作这样的定义，显然是“左”的产物。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儿童文学也被纳入了配合政治的轨道。且莫说它对文学特性的扼杀，更为可悲的是，它所配合的政治有许多是非道德的，非人民的，非历史规律的。它所配合的，是一些损害民族身心健康，阻碍中国社会正常发展，培养畸形心理的事业继承人的政治。它所产生的恶果至今未能消失，并还将长久地发生不良的效应。

即使教育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把教育性作为儿童文学的唯一属性。因为，儿童文学是文学。它要求与政治教育区别开来，它只能把文学的全部属性作为自己的属性。它旨在引导孩子探索人生的奥秘和真谛，它旨在培养孩子的健康的审美意识，它旨在净化孩子的心灵和情感，它旨在给孩子的生